

序 言

楊 玉 峰

2009年是一個饒富意義的年頭，特別是對那些研究南社的學者來說，百年一遇的時刻終於給碰上了：2009年是近代史上著名文學團體南社成立的一百週年紀念，試問怎不教南研學者感到興奮和雀躍！

1909年蘇州虎丘的一次文人雅集，奠下了南社在中國近代史上的位置基石。陳去病、高天梅、柳亞子、蘇曼殊、李叔同、于右任、沈尹默、宋教仁、黃興、吳梅、黃賓虹、黃侃、包天笑、黃節、蔡哲夫等等一眾南社成員；在不同領域上也曾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，為中國近代政治經濟、文化藝術、教育學術等事業添上姿彩，作出貢獻！晃眼間，百年歲月飛逝，當年的風流人物雖然長眠黃土，但他們的豐功偉績相信還會牢記人們心裡，傳誦千秋的。

還記得1989年紀念南社成立八十週年的某一天，接到從大洋彼岸寄來的一封柳無忌教授的信，邀約我和其他歐美、亞太區的學者們一同組織國際南社學會，推動南社研究、發揚南社團結精神。自那年開始，我便一直在香港致力開展工作，結識了不少南社成員的後人和學者，共同為南研作出努力。今年剛好也是國際南社成立20週年的紀念日子，回顧過去二十年走過的足迹，不禁

有點悲喜交集，感慨良多！悲的是前輩友好相繼駕鶴西歸，如柳無忌、顧一樵、殷安如、柳存仁等諸位引領學會前行的師長一一離去後，學會活動也趨於沈寂，而我獨力難支，加上教學俗務纏身，無暇進一步出版《南社叢書》、編《通訊》，發展會務。每每念及前輩友好的循循期望，總不免有些傷感歉疚！然而值得欣慰和高興的，便是在我們國際南社學會的積極推動影響下，南社研究在海內外漸漸引起了注意和得到重視。明顯的是國內不少省分成立了南社研究的學會或組織，而南研的學術文章也逐年增多起來；更可喜的是一些大學或研究所也開設了近代文學的課程，甚至有不少年輕學子以南社或南社成員作為高等學位的研究題目。據知近年已有多篇學位論文面世，如山東大學孫之梅的《南社研究》、華中師範大學盧文芸的《變革與局限——南社文化論》、復旦大學尹慧慧的《南社史論》、臺灣師範大學林香伶的《清末民初文學轉型期的標誌——南社文學研究》、南開大學汪夢川的《南社詞人研究》等，而個別南社成員的研究論著更不勝枚舉。南社研究之所以有此成績和發展，以柳無忌先生領軍的學會所作出的貢獻，相信各方學者友好會一致認同的。

學術研究與社會發展一樣，需要後浪緊接前浪，不斷湧進，青出於藍，才會有所突破和持續地取得成就。過去多年的工作，讓我深深體會到薪火相傳的意義。20年前自己是後浪，得到前輩學者的鼓勵和教誨，成為南社研究隊伍的一員，吶喊助威，頗有點當仁不讓的氣概。轉瞬間自己便給後浪推向潮頭，變成前浪，兩鬢也早斑白了，但我與後浪並肩作戰的心態和熱誠還是不減當年的。尤其是目睹兩岸三地從事南研的年輕學人相繼出現，「南學」

的陣營相信指日可以建成的。上述提及的後浪學人，有些早已熟識，有些素未謀面，但無礙我對他們的敬意和熱切期望。當中臺灣年輕學者林香伶博士多年來的努力和成果，我是知之甚詳的；如今她有意把博士論文修訂出版，於紀念百年南社的重要日子呈獻給讀者，試問我又怎能不贅言數句，藉以誌記彼此的學術交誼？

香伶博士是一位熱情而辛勤的學者，也是台灣少數較早從事南社研究的研究生。算起來，我倆的友誼已超過十年了。還記得香伶在唸博士學位時的一個暑假，她與友人特意跑到香港大學來探訪我，與我交換南社研究的心得。後來我們時有通訊，也曾於1999年一起參加在南京舉行的南社研討會。及至她的博士論文初稿完成時，她更客氣地要求我給予意見，作出修訂。最終她的論文《清末民初文學轉型期的標誌——南社文學研究》以優異的成績在2003年獲得通過。之後香伶一直在大學任教，工作和家庭並重。雖然日常事務繁重，她的南研計劃並未因此而耽擱下來，反而嘗試開拓新課題，不再局限從文學角度分析南社的是非功過，進而探討南社成員如陳去病、柳亞子等人的南明書寫、新舊文學的理念等，勾勒出一些南社骨幹分子的文學觀、民族情懷和愛國意識。顯然，香伶的視野更寬濶了，論述也更有深度，取得了個人的研究突破。

累積了多年南研的經驗後，香伶回過頭來重新檢視自己的博士論文，並計劃將它修訂出版，真是學術界、南研界的大喜訊。香伶的論文以南社成員的文學主張和創作切入，採用詳實的材料，把南社在近代文學史上的功過得失盡現讀者眼前，給予我們一個較全面而清晰的南社文學版圖。香伶論文的成就，我也不必

多說，讀者他日看後便自有定論。然而作為一位見證年輕學人茁壯成長的南社研究者，我懷著歡欣的心情迎接一部論著的開花結果；同時也期待南研隊伍一浪復一浪，激盪起萬頃餘波！

楊玉峰序於香港大學中文學院

二〇〇九年九月